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書補逸卷二

監察御史姚之駰撰

東觀漢記第二

光烈陰后

有陰子公者生子方方生幼公公生君孟名睦即后之父也

案子方即臘日以黄羊祠竈神者至睦子識三世而果繁昌范不載

明德馬后

永平三年有司奏立長秋宮以率八妾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遂登至尊先之數日夢有小飛蟲萬數隨著身入皮膚中復飛去

案德冠後宮后真不愧此語女中堯舜明德先之矣范同

后長七尺二寸青白色方口美髮為四起大髻但以髮成尚有餘繞髻三匝眉不施黛獨左眉角小缺補之如粟嘗稱疾而終身得意

案繞髻補眉事范俱不載嘗稱疾而終身得意句真善狀幽閒貞靜之性范亦刪之陋甚

馬后袍極麤疎諸王望見乃以為綺

案范紀諸王就視乃笑后曰此繒時宜染色故用之嗚呼躬省約而不居其名夫是乃非矯儉

后不喜出入遊觀希常臨御窻望

后置蠶室織室于濯龍中數往來觀視

案明德此舉深得古后妃躬桑之意范作置織室蠶于濯龍中似誤

太后詔曰吾萬乘之主身衣大練縑裙食不求所甘左右傍人皆無薰香之飾

案此乃后辭封外戚詔語明帝封子不欲與先帝子等后復不敢以馬氏比陰氏刑于之化千古無兩

太后時廣平鉅鹿樂成三王入朝問起居上望車騎鞍勒皆純黒無金銀彩飾以白太后各賜錢五百萬

案孝明封諸子租歲不過二千萬故諸王皆儉約若此章帝請賜可謂以孝成慈

后嘗有不安時在敬法殿東廂上令太夫人及兄弟得入見

明德后曰吾前過濯龍門見外家問起居車如流水馬如龍亦不譴怒但絶其歲用冀以默止讙耳

案以默止讙四字深于黄老之學者馬如龍范作如游龍反覺減色

上欲封諸舅馬太后輒斷絶曰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卧而欲封爵違逆慈母之拳拳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慎穰歲之後惟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知政事

宋范紀大同但覺句弱不如本書遒勁

和熹鄧后

和熹皇后六歲諸兄持后髪后曰身體髪膚受之父母

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奈何弄人髮乎

宋后為太傅禹之孫范書載后年五歲太傅夫人自為剪髮年高目冥誤傷后額忍痛不言恐傷老人意較此戒弄髮意更深范故刋此録彼耶

鄧后遜位手書謝表深陳德薄不足以奉宗廟充小君之位

宋時陰后以巫蠱事廢后稱篤疾深自閉絶帝以后德冠後庭遂立之則知三讓非矯矣

鄧后臨朝萬國貢獻悉令禁絶歲時但貢紙墨而已

宋范書作后即位時恐后方内助不能專絶貢獻本書作臨朝其在稱制後耶

和熹皇后嘗夢捫天體蕩蕩正青滑有若鍾乳后仰嗡之以訊占夢言堯舜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舐之此皆聖王之夢吉不可言

案舐范作咶

鄧后稱制京師旱至五月朔太后幸洛陽寺省庶獄舉宪囚杜冷不殺人自誣被掠羸困使與見畏吏不敢自理吏將去微疾舉頭若欲有言太后察視覺之即呼還問狀遂信即時收令下獄抵罪尹左遷行未還宫澍雨

大降

案鄧太后稱制殁身道慚復子然而在位歷年善政不可枚舉范稱其持權引謗深于知鄧后者呂武不足論亦非後世垂簾母后所得藉口也范同

鄧太后嘗不安左右憂惶至令禱祠願以身代牲鄧太后聞之甚怒即勅令禁止以為何故乃有此不祥之言左右咸流涕嘆息曰太后臨大病不自顧而念兆民後病遂瘳豈非天地之應與

案范作禱請祝詞願得代命于不祥義為近

鄧太后臨朝上林鷹犬悉斥放之

案斥放范作斥賣非和熹聖德豈與小民爭利乎

太后雅性不好淫祀

案殤帝延平中詔罷祠官不在祀典者太后之令也

鄧太后賜馮貴人步搖一具

案釋名曰皇后首副其上有垂珠步則搖也太后樛木之慈至于被服不欲以殊禮自尊雖太姒奚媿焉

順烈梁后

永建三年春三月丙申選入掖庭相工茅通見之矍然

驚駭却再拜賀曰此謂日角偃月相之極貴臣所未嘗見也

案后梁商之女矍然驚駭却再拜賀八字甚腴范不及

竇貴人

竇章女年十二能屬文以才貌選掖庭有寵與梁皇后並為貴人早卒帝追思之詔史官樹碑頌德帝自為之詞

案順烈梁后曽為貴人竇貴人之寵必在此時非與桓帝梁后並者也

齊武王縯

縯字伯升有二子建武二年立長子章為太原王興為魯王十一年徙章為齊王十五年追謚伯升為齊武王章少孤光武感伯升功業不就撫育恩愛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故試守平陰令

案伯升初起自稱柱天都部名甚奇後為更始所害范同

伯升進圍宛莽素震其名大懼使畫伯升像于塾旦起射之

案說文埻射臬也廣雅埻的也續書亦同此范書稱莽使長安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于塾旦起射之注曰塾門側堂也恐莽射像何至徧畫署亭從埻爲近

平陵後部攻新野不下宰潘臨登城言曰得司徒劉公一言願先下及伯升軍至即開門降

案世祖創開功業隆起然伯升餘威亦有助焉世祖之友于足相報也范書失載宰名

北海靖王興

興遷弘農太守縣吏張申有伏罪興收申案論郡中震慄時年旱分遣文學循行屬縣理寃獄宥小過應時甘

雨澍降

案興初封魯王嗣光武兄仲後以魯國益東海故徙興為北海王

興每朝廷有異政京師雨澤秋稼好醜輒驛馬下問興其見親重如此

案秋稼好醜四字甚古范畧

趙孝王良

光武初起兵良搏手大呼曰我欲詣納言嚴將軍叱上起去出閤令人視之還白方坐啗脯良復讙呼上言不

可讙露明旦欲去前白良曰欲竟何時詣嚴將軍所良意下曰我為詐汝耳當復何若乎

案良字次伯光武之叔比關光武初起兵事范闕載本書瑣筆如畫

良裔孫乾嗣位私出國到魏郡鄴易陽止宿亭令奴金盜取亭席金與亭佐孟常爭言以刃傷常部吏追逐乾藏逃金絞殺之懸其屍道邊樹相國舉奏詔書削中丘縣

案乾後以賢傅能改悔前失遂復所削縣

城陽恭王祉

城陽恭王初名終後改名祉案祉字巨伯光武族兄

祉祖考侯仁于時見戸四百七十六上書願減戸徙南陽留子男昌守墳墓元帝許之案仁以舂陵地下濕故求減邑内徙

祉父敞為廬江都尉歳餘遭旱行縣人持枯稻自言稻皆枯吏彊責租敞應曰太守事也載枯稻至太守所酒

數行以語太守太守曰無有敞以枯稻示之太守曰都尉事耶敞怒叱太守曰鼠何敢爾刺史舉奏莽徵到長安免就國

案枯稻責租太守固食苗之碩鼠也宜迎貓食之耳敞叱甚當讀石壕吏舂陵行等篇千古同慨矣范闢

敞爲嫡子終即祉也娶翟宣子女習爲妻宣使嫡子姬送女入門二十餘日宣弟義起兵攻莽

案宣乃丞相方進之子祉坐是繫獄僅免刑誅遂見沉廢不知積善有餘天將興之也

祉以建武二年二月見光武于懷宮

案范書光武起兵惟祉先至見之甚懽

東海恭王彊

王兼食二郡二十九縣租入倍諸王賞賜恩寵絶于倫比置虎賁髦頭宮殿設鐘虡之懸

王數上書讓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上不許以章宣示公卿

案世祖以彊廢不以過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二郡東海及魯郡也鼇范作旄是王恭謙好禮以德自終與明帝之友于交相美矣范同

王孫頃王肅性謙儉永初中以西羌未平上錢二千萬元初中上縑萬匹以助國費

案頃王可謂繩其祖武也

沛獻王輔

沛獻王輔善京氏易永平五年少雨上御雲臺自為卦以周易林卜之其繇曰蟻封穴户大雨將至以問輔輔對曰蹇艮下坎上艮為山坎為水山出雲為雨蟻穴居知雨將至故以蟻為興居

案孔子言易者象也象者像也朱子謂程傳言理已備象數却欠乃本義言卦象亦謂象失其傳不可理會故言易必首言象方為善易蓋象之取義或以卦情或以卦形或以卦體或以中爻或以爻變或以占中或以錯卦綜卦夫圓圖之對待者即錯象亦寓焉如乾錯坤乾為馬坤即利牝馬之貞卦序之流行者即綜象亦寓焉如噬嗑綜賁噬嗑利用獄而賁即無敢折獄至二四三五之合六爻之變又復錯中有錯綜中有綜無非象也沛獻之占易得之矣

王性好經書論集經傳圖讖作五經通論奉藩以至沒身遵履法度未嘗犯禁稱為賢王

案范稱王作五經論時號之曰沛王通論非自詡以為通也

東平憲王蒼

王少有孝友之質寬仁弘雅帝即位詔以為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四年蒼上疏願朝上以王觸寒涉道使中謁者賜乘輿貂裘蒼到洛陽使鴻臚持節郊迎引入不在贊拜之位升殿乃拜上親答拜諸王歸國上特留蒼八月飲酎畢大鴻臚奏遣蒼發上親臨送流涕賞賜以億萬數

案東平千古賢王而顯宗優禮亦可謂交相得矣東京諸王多賢朝廷亦甚得大體前漢與唐宋皆不及

明帝詔書示諸國曰詔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對

曰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其要腹蒼體長美鬚眉要帶八尺二寸

案為善最樂四字遂成千古名言大副要亦作亦雅范稱蒼要帶八圍

明帝詔曰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其以蒼為驃騎將軍

案范書關詔語時特置將軍掾史位在三公上也

蒼為將軍是時四方無虞蒼以天下化平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祖廟登歌八

佾舞數蒼以親輔政盡心王室每有議事上未嘗不見從名稱日重

案蒼以懿親議禮上匹元公

東平王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帝臨送歸宫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諸國曰辭别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採菽以增歎息

案此永平十一年王來朝也手詔文詞古茂范同

肅宗遣諸王歸國帝特留東平王蒼賜以秘書列圖道

術秋方至八月飲酎畢有司復奏遣蒼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與天性誠不以遠近親疎然數見顔色情重昔時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于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寳鞍馬錢布以億萬計

案范載詔語又云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故援小黄門數語情摯千古引本書者抹之惜矣

章帝詔東平王蒼惟王孝友之德今以光烈皇后假髻帛巾各一衣一篋遺王可時瞻視以慰凱風寒泉之思

案一本作建初三年上賜東平王書曰歲月騖邁山陵寖遠孤心悽愴令送光烈皇后假紒帛巾各一及衣一篋云云文

情更爾斐亹

章帝幸東平祭東平王墓云思其人到其鄉其處在其人亡

案范作追感念蒼謂其諸子曰思其人云云遂幸蒼陵觀四語固非祭墓文也

琅邪孝王京

琅邪孝王京就國都雅好宮室窮極技巧壁帶珠玉飾以金銀

案范書作殿館壁帶皆飾以金銀注云壁帶壁中横木也如本書則帶訓裝耳

彭城靖王恭

永平九年恭未有國邑賜號靈壽王

案靖王明帝子賜號特美名耳後乃封鉅鹿王徙彭城

恭子男丁前妻物故子酺侮慢丁小妻恭怒閉酺馬廄酺亡夜詣彭城縣欲上書恭遣從官蒼頭曉令歸數責之乃自殺

案范書但言以事怒子酺酺自殺不詳載

元初五年封恭少子丙為都鄉侯國為安鄉侯丁為魯陽鄉侯

本初元年封恭孫據卞亭侯光昭陽亭侯固公梁亭侯興蒲亭侯延昌城亭侯祀梁父亭侯堅西安亭侯代林亭侯

下邳惠王衍

和帝賜彭城靖王詔曰皇帝問彭城王始夏無恙蓋聞堯親九族萬國協和書典之所美也下邳王被病沉滯

之疾昏亂不明家用不寧姬妾嫡庶諸子分爭紛紛至令前太子卬頑凶失道陷于大辟是後諸子更相誣告訖今嫡嗣未知所定朕甚傷之惟王與下邳王恩義至親正此國嗣非王而誰禮重嫡庶之序春秋之義大居正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貴所好惡得其中也太子國之儲嗣可不慎與王其差次下邳諸子可為太子者上名將及景風拜授印綬焉

案衍亦明帝子時被病荒忽諸姬爭欲立其子和帝使彭城王恭到下邳正其嫡庶故有此詔卒立子成

為太子國賴以安可謂善處人骨肉之間者矣

北海敬王睦

時法網尚疎睦性好士夙夜滋恭通賓客千里人民土地財賄結歡由是宿德名儒造門者陸沉

宗睦靖王興子能屬文又善史書范畧同陸沉字似有誤

清河王慶

永元四年王移幸北宮章德殿講白虎觀慶得入省宿止

案清河乃孝章子初為太子以讒廢和帝即位特寵異焉時帝方欲誅竇氏清河入省宿止實密贊之生子祜是為安帝

平原王

平原王葬鄧太后悲傷命史官述其行迹為作傳誄藏于王府

案平原懷王和帝子少有痼疾薨時無子鄧太后以樂安王子得為其後得又無子又以河間王子翊之其鍾愛可知矣

劉聖公

更始至長安御府帑藏武庫皆安堵如故

案聖公名玄紀元更始光武之族兄也初王莽敗惟未央宮被焚餘皆不改于舊更始一旦居之自謂平生願足矣豈能如沛公之入咸陽哉

徐宣樊崇等入至弘農枯樅山下與更始將軍蘇茂戰崇北至務鄉轉至湖

案范書是時方望立孺子嬰為天子更始遣李松蘇茂擊斬之三月遣李松會朱鮪戰于務鄉即此也續漢志弘農有務鄉章懷注湖即湖城縣

更始至長安止前殿郎吏以次侍更始愧恧俯刮席與

小常侍語

案聖公結客報仇詐死逃匿亦稱傑士乃一登大位便爾羞愿固知帝王自有真也與小常侍語五字真妙絕形容范書不及

更始所置官多羣小長安謂之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内侯

案聖公狎昵小人豫章李淑切諫以為敗材傷錦所宜至慮遂繫詔獄雖無赤眉何必不亡

更始在長安諸將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諸于襜褕

更始所爵多羣小三輔苦之被服威儀不以衣冠或繡

䘢衣錦袴

案續書以為服妖也

更始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

案是時更始委政趙萌日夜與婦人飲讌羣臣言事輒醉不能見小器易盈何以克濟東觀妙筆南史中往往脫胎于此陳后主齊東昏後明弘光亦接踵聖公者也吳癸酒偉業詩云聞築新宮就君王擁麗華尚言虛內主廣欲選良家使者螭頭舫才人豹尾車可憐青塚月已照白門花亡國之君千古一轍

睢陽人韓鴻為謁者更始使持節降河北拜除二千石

案范書見吳漢傳漢初田鴻拜安樂令

劉盆子

赤眉遇光武軍驚震不知所為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上曰待汝以不死耳

案盆子朱虛侯之後始從羣盜以探符得立真同兒戲時世祖自將盛兵以邀其走路故乞降也

劉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二十餘萬人肉袒降奉高皇帝傳國璽綬詔以屬城門校尉賊皆輸鎧仗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

案范書璽綬下有更始七尺寶劒及玉璧各一

公賓

三輔豪傑入長安攻未央宮庚戌殺莽于漸臺東海公賓就得其首傳詣宛封滑侯

案范書畧見劉聖公傳殺莽者商人杜吳也公賓時為校尉就斬莽首風俗通曰公賓姓魯大夫公賓庚之後

彭寵

彭寵為漁陽太守容貌絶衆

案范書寵父宏為漁陽守偉容貌能飲食寵于更始時拜偏將軍但行漁陽太守事此所引當屬彭宏非寵也

寵妻夢𧆓袒冠幘踰城髠徒推之又寵堂上聞蝦蟇聲在火爐下鑿地求之不得

案范書但言惡夢怪變不詳伯通以怨望謀反自取誅滅妖由人興不足惜也

蒼頭子密縛寵以寵命呼其妻妻入驚曰奴反奴乃捽其妻頭擊其頰

詔討彭寵者封侯寵奴子密等三人乘寵晝卧密等遂

縛寵著牀名其妻入縫縑囊夜斷寵及妻頭盛囊中投世祖世祖以奴殺主不義復不可不封乃封子密為不義侯

案寵授首奴僕本書細載其始末以儆不能齊家者至光武知其不義又從而侯之權德輿以為漢爵乃不足勸良然唐末周曇咏史詩云當時若縛還彭氏率土何憂不自歸得之矣

隗囂

彭寵與吳漢圍隗囂于西城勅彭書曰西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

頭鬢為白

案囂字季孟天水成紀人

隗囂故宰府掾吏善為文書每上書移檄士大夫莫不諷誦

案此似指囂為國師劉歆事時則文書自出囂手范云囂賓客掾史多文學生與此不同

隗囂既立使聘平陵方望為軍師望至說囂曰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雖欲以漢為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于衆宜急

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民神者也嚚從其言

案嚚從望言遂立廟于邑東祀高祖太宗世宗稱臣奉璧䖆血加書以漢後稱年可謂應天順人之舉乃其末路終持兩端遂至滅亡殊可惜也

嚚將王元說嚚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敗壞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强北取西河東收三輔案秦舊跡

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蓄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囂然其計

案王惠孟之說壯矣然回成喪而為議豈為智乎

隗囂病且餓出城餐糗糒恚憤而死

案囂死後子純立為王後亦被誅

公孫述

述之先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無鹽徙成帝末述父仁

為侍御史任為太子舍人稍增秩為郎

案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范云述以父任為郎注任保任也

初垣副以漢中亭長聚衆降成自稱輔漢將軍述攻成大破之副殺成降

案范稱南陽人宗成自稱虎牙將軍大掠成都述惡之遂詐稱漢使假述輔漢將軍擊成與此不同垣秦邑因以為姓見風俗通

光武與述書曰承赤者黄也姓當塗其名高也

案范書載光武書云圖讖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耶與此不同援神契曰五德之

運黄承赤而白繼黄公孫以西太守為白德故帝書破之

功曹李熊說公孫述曰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穀而飽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畧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荆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今名號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述遂自立為天子

案公孫竊帝蜀漢為井底蛙李功曹實成之遐常少張隆遠矣

李忠

李忠字仲都發兵奉世祖為右將軍封武固侯辭時無綬上自解所佩綬以賜之

宋忠東萊黄人封中水侯

忠父為高密中尉

案范書中作都章懷注云郡國志有高密侯百官志侯有中尉其都尉惟郡有之今高密非郡則作都字者誤

上初至不脫衣帶衣服垢薄使忠解澼長襦忠更作新袍袴解支小單衣韤而上之

案世祖于忠親愛特至儼若家人父子故能得其死力

王郎遣將攻信都大姓馬寵開城納之收李忠母妻子而令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忠為校尉忠即召見責數之以背恩反城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人手中殺其弟何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上聞而謂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若母妻子忠曰蒙明公大恩忠得効命誠不敢内顧宗親

案忠家屬在馬寵手而特殺其弟是激之使殺也妻子可棄母亦可忍乎程伊川譏趙苞之遽戰而殺其

母以為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如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然則忠之不敢內顧豈聖賢之道乎

上會諸將問破賊所得物惟李忠獨無所掠上即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

案破賊而問所掠豈得為仁義之師范同

王常

王常為横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絶席

案常字顔卿漢官儀稱御史大夫尚書令司隸校尉皆專席絶與專義同

王常其先鄠人常父博成哀間轉客潁川舞陽因家焉

案常以匹夫興義兵始事聖公卒歸光武其真知命者乎更始之封名相稱矣

光武于大會中指王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是日遷常為漢中將軍

案漢中范作忠為是

李通

齊武王嘗殺通同母弟申屠臣上恐其怨不欲與軼相見軼數請上乃强見之軼深達通意上乃許往意不安

買半車佩刀懐之至通舍甚歡握上手得半車乃謂上曰一何武也上曰倉卒時以備不虞耳

案通字次元宛人軼乃通從弟首創巨謀以應劉氏復興李氏為輔之識可謂智矣范不載

鄧晨

晨曾祖隆揚州刺史祖父黙交趾刺史

案晨字偉卿南陽新野人初娶光武姊元趣兵以應光武後封房子侯

晨與上共載出逢使者不下車使者怒頗加恥辱上稱江夏卒晨更名侯家丞使者以其詐將至亭欲罪之新

野宰潘叔為請得免

案范書闕

來歙

來歙與劉嘉俱詣洛陽世祖見歙與之大歡即解所披襜褕以衣歙

案歙字君叔新野人時嘉為漢中王君叔勸之歸世祖

來歙蓋延攻公孫述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歙未死馳告蓋延延見歙悲哀不能仰視歙叱曰欲屬以軍事而

反效兒女子涕泣乎

案君叔雄姿被刺不為身惜而屬虎牙以軍事范書叙述凛凛千載如生此係刪節本書遂覺減色

歙與征虜將軍祭遵襲略陽因保其城上聞甚悦左右怪上數破大敵今得小城何足以喜然上以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也

案范書不載上悦語不見光武料敵之神

帝因歙上疏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詔于汧積穀六萬斛驢四百頭負馱

鄧禹

鄧禹聞上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于鄴禹進曰三輔假號往往羣聚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帛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尊主安民者也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于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上大悅

案禹字仲華新野人封高密侯運籌帷幄光武之子房也杖策數語瞭若指掌非王佐不能

馮愔反鄧禹征之為愔所敗至高陵軍士饑餓皆食棗

葉

案范書馮愔反帝遣宗廣持節降之禹威稍損亦自復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與此異稾葉范作稾菜是

鄧禹破邯鄲誅王郎有智謀諸將鮮及

上至廣阿止城開樓上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我乃始得一處卿言天下不足定何也

案禹對以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雖伊名何以加茲

上率禹等擊王郎橫野將軍劉奉大破之上過禹營外

進炙魚上餐啗勞勉吏士威嚴甚厲衆皆竊言劉公真天人也

宋范書闕

建武中鄧禹罷三公以列侯就第位特進

鄧禹篤于經書教學子孫

家禹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善于教矣

赤眉入長安鄧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以迎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

失予代遺意 案鄧禹行師不

鄧禹攻赤眉賊不利吏士散已盡禹獨與二十四騎還

詣洛陽

鄧禹自中興後累葉貴寵凡侯者二十九人東京莫比

鄧訓

訓謙恕下士無貴賤見之如舊朋友子往來門内視之

如子有過加鞭扑之教大醫皮巡從獵上林還暮宿殿

門下寒疝病發時訓直事聞巡聲起往問之巡曰冀得

火以熨背訓身至大官門為求火不得乃以口噓其背復呼同廬郎共更哺至朝遂愈

案訓字平叔禹第六子范書但言樂施下士而已不細載也

訓故吏最貧羸者舉國念訓常所服藥北州少乏又知訓好青泥封書從黎陽步推鹿車于洛陽市藥還過趙國易陽并載青泥一襆至上谷遺訓其得人心如是

案此訓將黎陽營兵屯狐奴事狐奴屬漁陽郡市藥載泥二事甚韻

吏士常大病瘧轉易至數十人訓身為煮湯藥咸得平

愈其無妻者為適配偶

宋本書序訓好施下士瑣屑詳至千載下猶欲為之執鞭也

訓坐私與梁扈通書免歸燕人思慕為之作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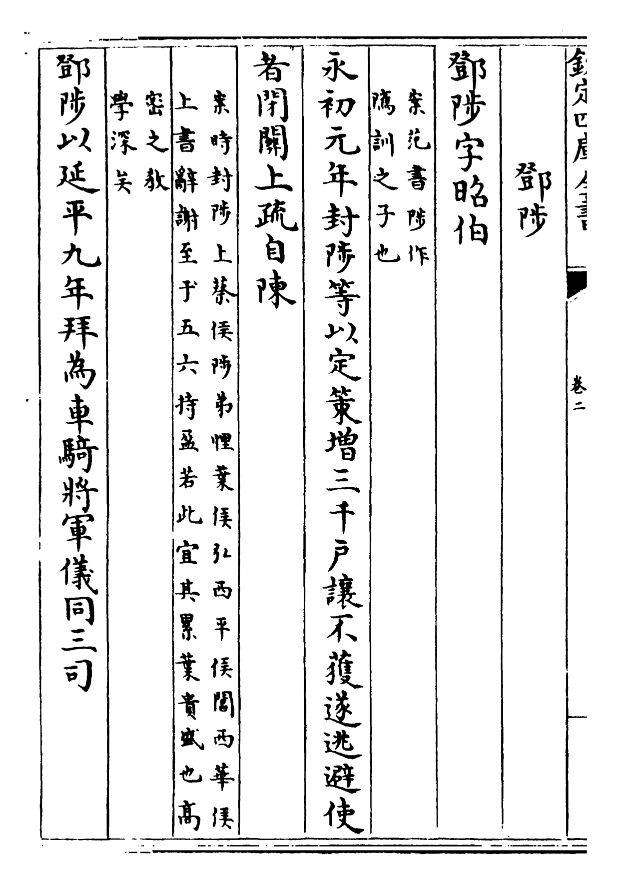
鄧訓為護羌校尉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于雁谷迷唐乃去其春復欲歸故地乃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為船置于箄上以渡河掩擊迷唐廬落大豪多所斬獲

宋箄作木筏也
雁范作寫

鄧訓拜張掖太守以身率下河西改俗鄯郡則之

鄧訓為䕶羌校尉時羌俗耻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病者輒拘持束縛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悅訓病卒吏人羌人愛惜旦夕臨者日數千人或以刀自割又刺殺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且俱死耳前烏桓吏人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

案訓善政不知若何乃得人心如此孟子所謂以德服人者也



鄧陟

鄧陟字昭伯 案范書陟作騭訓之子也

永初元年封陟等以定策增三千戶讓不獲遂逃避使者閉關上疏自陳 案時封陟上蔡侯陟弟悝葉侯弘西平侯閶西華侯上書辭謝至于五六持盈若此宜其累葉貴盛也高密之敎學深矣

鄧陟以延平九年拜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

耿嵩

耿嵩履清高之節齔童介然特立不隨于俗鄉黨大夫莫不敬異之王莽敗賊盜起宗族在兵中穀食貴人民相食宗家數百人升合分糧時嵩年十二三宗人少長咸共推之主廪給莫不稱平

家范書闕　嵩之分糧與陳戸牖均肉事絶類

後漢書補逸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書補逸卷三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　瓆

謄録監生臣趙位堂

後漢書補逸卷三　　監察御史姚之駰撰

東觀漢記第三

馮異

王郎起兵上自薊東南馳夜至蕪蔞亭時天寒烈衆皆飢疲馮異上豆粥明旦上謂諸將曰昨日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

案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謚節侯亦稱大樹將軍此所載與范書同蕪范作無孟子所謂天降大任必先

窮餓者此其時與

異薦邑子銚期叔壽殷建左隆等光武皆以為掾史

案范書殷作段此光武經父城異開門奉迎時事

時更始遣舞陰王李軼廩丘王田立大司馬朱鮪白虎公陳矯將兵號三十萬共守洛陽

案范書矯作僑是時光武拜異為孟津將軍與䍐恂共拒之

上報異曰軼多詐不信人不能得其要領令移其書

案時李軼報異書願內附異見其信效具以奏聞而光武故宣露其書令朱鮪知之鮪果使人刺軼兵故

不厭詐也

王郎追上自薊東南馳至南宫馮異進麥飯兎肩因渡呼沲河至信都

案范書同南宫縣屬信都國今既云至南宫又云渡呼沲至信都似舛帝紀云度呼沲河至下博城西見白衣老父曰信都去此八十里耳弦其地當是自北而南傳語誤也呼沲范作虖沱

光武遣馮異討赤眉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玉具劒勑異曰念自修整無為郡縣所笑異頓首受命

案時鄧禹不能定因遣異討之范載勑云今之征代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大哉王言也據

此則笑字范作若字爲是

又玉具劒范作七尺具劒

光武引見馮異謂于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爲我披

荆棘定關中者也

案此建武六年異朝京師時事范語小異

異西行布威信𨓍池霍郎陜王長湖濁惠華陰陽沈等

稱將軍者皆降

案范逸將軍名

異與赤眉遇于華陰相距六十餘日降其將劉始王重

等

案范書
重作宣

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專制關中百姓歸心使者宋嵩西上因以章示異

案范書無宋嵩名世祖欲全節侯故以章示之比高祖樊縶蕭曹何如也

上賜異璽書曰聞吏士精鋭水火不避購賞之賜必不令將軍負丹青失斷金

案異為天水太守攻公孫述將趙匡等故特賜之文甚古欝

馮彰

永平五年徙封彰為平鄉侯食鬱林潭中彰子晉坐闘殺游徼會赦國除

案彰乃異長子後至安帝時復紹封

寇恂

更始大司馬朱鮪在雒上欲南走河內難其守問鄧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禦衆之才

案范書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謚威侯走范作定為是

上拜寇恂為河內太守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治矢百餘萬

案范書有養馬二千匹收租四百萬二語㦯侯河內轉餉不愧蕭文終之鎮關中也

恂在頴川郡中政理盜賊不入

案賈剛侯部將尚戮之何况餘盜後從駕平賊百姓之借寇也宜哉

周澤

周澤少修高節建武十六年辟大司馬府署儀曹祭酒

案澤北海安丘人范列儒林傳

周澤字穉都耿介特立好學問治嚴氏春秋門徒數百人隱居上野不汲汲于時俗拜太常果敢直言數有據爭朝廷嘉其清廉

周澤為澠池令奉公克已妻子自親釜竈

案范書無妻子自親釜竈語後澤以妻干犯齋禁收送詔獄生世不諧作太常妻時人之語非虛也

甄宇

甄宇字長文拜太子少傅清淨少欲常稱老氏知足之分也

案宇與澤同縣人范亦載儒林傳

甄宇北海人建武中為青州從事徵拜博士每臘詔賜博士羊人一頭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稱分其肉宇曰不可又欲投鉤宇復恥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訟後名會詔問瘦羊甄博士京師因以稱之

案范並不載此事幾令廉士佳話泯滅千古

宇治嚴氏春秋持學精微以白衣教授常數百人

劉桓

光武以劉桓為驍騎將軍攻中山

案范書闕

牟融

牟融字子優遷大司農居職修治又善論議朝廷皆服其能帝數嗟歎以為才堪宰相

案融字一作子晏安丘人永平中代鮭陽鴻為大司農范同

融為大司農性明達朝廷稱為名卿

馮駿

長沙中尉馮駿將兵詣岑彭璽書拜駿為威虜將軍

案岑彭諭降江南其中但有長沙相意駿之詣或爭先故不載也後彭到江州留馮駿守之見岑傳

朱鮪

上令朱鮪等遂會城南淯水上沙中設壇立聖公為天子

案鮪更始大將淮陽人後為少府見岑彭傳

鮪破上大喜諸將賀之𢙢上尊號

申屠剛

申屠剛為尚書令謇謇多直言無所屈撓

案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光武常欲出遊剛諫不聽以頭軔乘輿輪帝遂為止其直言可見矣

朱暉

朱暉字文季再遷臨淮太守吏民畏愛為之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德

建武十六年四方牛大疫暉守臨淮獨不疫鄰郡人多牽牛入界

案范闕蝗飛虎渡外又成賢二千石佳話

朱暉年十三與舅母家屬入宛城道遇賊欲奪婦女衣暉拔刀向賊曰錢物可得諸母衣不可得今朱暉死日也賊義之笑曰童子納刀遂放遣

案范書奪婦女衣下有昆弟賓客皆遑迫伏地莫敢動二句襯法好

暉為郡督郵太守阮況當嫁女欲買暉婢暉不與及況卒暉送金三斤人問其故暉曰前不與婢者恐以財汚府君今重送欲明己心也

案范書同人必自敗其名節因視他人之名節為不足惜朱季不與守婢正從自巳心中推去所謂恕也

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辟朱暉為掾正月旦將軍當奉壁賀故事少府給壁時陰就為少府吏甚驕慢求不可得暉遙見就主簿持壁謂曰我素聞壁未嘗見借觀之主簿授暉暉授令史主簿遽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求之蒼罷朝謂暉曰掾自視孰與藺相如

案相如完壁朱季奪壁千載兩人至今凜凜有生氣

暉之先宋微子之後也以國氏姓周衰諸侯滅宋犇碭

易姓為朱後徙于宛

案范書不載

暉外祖父孔休以德行稱于代

暉為守數年坐考長吏囚死獄中州奏免官

案暉剛于為吏故所在多被劾若此

暉為臨淮太守斥遠佞惡民懷其惠

岑彭

彭亡歸宛與貳師嚴尤共城守

案范書甄阜死彭被劍亡歸宛與前隊貳嚴說共城守此云貳師嚴尤計嚴尤為大司馬又非貳師不知何據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謚壯侯

彭以將伐蜀漢而津鄉當荆揚之咽喉乃自引兵還屯津鄉因喻告諸蠻夷諸蠻夷相率遣使貢獻于是江南之珍奇食物始流通焉

案范書交阯牧鄧讓等因彭諭皆相率貢獻悉封為列侯

光武使吳漢收謝躬令岑彭助漢為方略上以常所自持節授彭

案前拜彭為刺姦將軍業授以常所持節矣此似又一事范闕

彭圍隗囂于西城以縑囊盛土為堤灌西城谷水從地中數丈涌上故城不拔

囂尾擊諸營彭師殿東入弘農界百姓持酒肉迎軍曰蒙將軍為後拒全子弟得生還也

案時益延耿弇兵俱相隨而退惟彭殿為後拒范畧

彭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櫂卒凡六萬人騎五千匹皆會荆門

案櫂卒范書作棹卒謂持棹行船者

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若出界即以太守號付後將軍選官屬守州中長史

案此彭敗公孫述將田戎時事令軍制所得城邑例得外委亦此遺法

秦豐

豐邔縣人少學長安受律令歸為縣吏更始元年起兵攻得邔宜城若編臨沮中沮廬襄陽鄧新野穰湖陽蔡陽兵合萬人

案范書即屬南郡豐自稱楚黎王畧十有二縣附見岑彭傳

田戎

田戎西平人與同郡人陳義客夷陵為群盜更始元年義戎將兵陷夷陵陳義自稱黎丘大將軍戎自稱埽地大將軍

戎至期日灼龜卜降兆中坼遂止不降

案戎弄兵潢池游魂未息龜兆之坼以為戮耳

朱浮

朱浮與彭寵書責之曰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于朝廷則為遼東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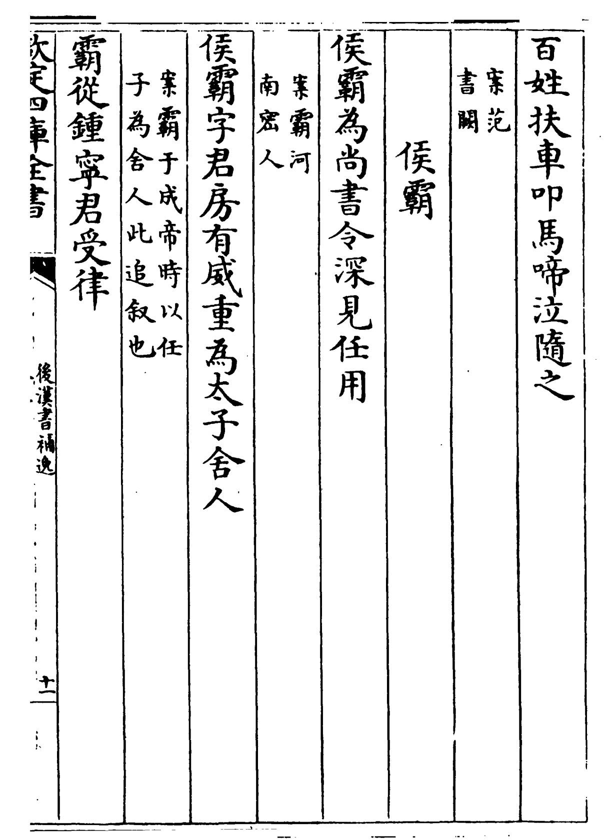
案浮字叔元沛國蕭人彭寵狠强其叛也浮實偪之而此書文特雋妙

朱浮為司空賣國恩以為威福

案光武二十二年浮坐賣弄國恩免

賀文和

賀文和遷九江太守行縣持乾糧但就温而已臨去日



百姓扶車叩馬啼泣隨之

（案范書闕）

侯霸

侯霸為尚書令深見任用

（案霸河南密人）

侯霸字君房有威重為太子舍人

（案霸于成帝時以任子為舍人此追叙也）

霸從鍾寧君受律

案霸又師九江太守房玄治穀梁春秋

霸為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更始元年遣謁者侯盛荆州刺史費遂齎璽書徵霸

案霸見徵時百姓號哭遮使者車至戒乳婦勿舉子曰侯君去必不能全其得人心如此淮平即臨淮莽所改也

賈復

賈復為縣掾迎鹽河東會盗賊起等輩欺没其鹽復獨完致縣中

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謚剛侯亦稱賈君范作故散其鹽不若欺沒爲確

時上置兩府官屬復與段孝共坐孝謂復曰卿將軍督我大司馬督不得共坐復曰俱劉公吏有何尊卑官屬以復不遜上調官屬補長吏共白欲以復爲鄗尉上署報不許

案賈督以後來而好陵折等輩上以其有折衝千里之威故特寵焉范不詳

吳漢擊蜀未破上書請復自助上不遣

案帝以復敢深入故布令遠征愛之也

復闔門養威重授易經起大義

案復知帝欲偃武修文乃與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善夫其能以功名終也

賈宗

賈宗字武孺為長水校尉宗性方正奉職愛士及在朝廷數言便宜深見親異賞賜殊厚

案宗賈復幼子

上美宗有武節又兼經術每宴會與當世文儒司徒丁鴻論難經傳

案君文養威重敦儒學故遺澤所留文武為憲

武孺為朔方太守匈奴常犯塞得生口問太守為誰曰賈武孺曰寧賈將軍子耶曰是皆放遣還後更不入塞

案范稱武孺多智畧其守朔方匈奴畏之不敢入塞儆東觀記不知剛佞之餘威震于殊俗若此也

朱敷

朱敷上畧曰隗囂叛亂殺戮官吏惟狄道為國固守然民飢啖弩煮履宜救倒懸之急

案范書闕

承宮

承宮少孤年八歲為人牧猪鄉里徐子明以春秋授諸生數百人宮過其廬下見諸生講好之因忘其猪而聽經猪主怪其不還行求索見生欲笞之門下生共禁乃止

案宮字少子琅邪姑幕人范不詳子明范作子盛宮由是請留門下為諸生拾薪勤學不倦乃歸家教授

承宮遭王莽篡位天下擾攘盜賊並起遂避世漢中建武四年將妻子之華陰山谷耕種禾黍臨熟人就認之

宮悉推與而去由是顯名

案華陰范作蒙陰宮既避地漢中則華陰為近范誤

牟長

牟長字君高建武中拜少府詔曰少府大儒不失法度其見優如此

案長樂安臨濟人范無拜少府事長著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為牟氏章句列儒林傳

吳漢

吳漢字子顏更始立使使者韓鴻徇河北或謂鴻曰吳

子顔竒士也可與計事鴻名見漢甚竒之

案漢南陽宛人亦稱吳公時鴻即拜漢為安樂令而漢獨決意歸劉智士哉

公孫述大司馬田戎將兵下江開至南郡據浮橋于江上吳漢鋸絶横橋大破之

案范書有燒成都市橋事不載此岑彭傳云彭竒船直衝浮橋而攢柱鉤不得去因飛炬焚之亦不言鋸絶也竒偏將軍魯竒

吳漢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辦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

案范同嚴即裝避明帝諱也

漢使副將武威將軍劉禹將萬餘人屯于江南

案時漢擊公孫述與禹分營遂為賊所破後乃併攻克之竟斬述禹范作尚

吳漢伐蜀戰敗墮水縁馬尾得出

案此漢至成都時公孫述遣奇兵襲擊破漢遂有此事范見公孫傳

漢平成都乃乘桴沿江下巴郡楊偉徐容等惶恐解散

案時蜀郡守將史歆反故遣漢討之楊徐其黨也

吳漢疾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識知惟

顧愼無赦而已

案子顧此語與武侯治蜀同意

吳漢爵位奉賜最尊重然但治宅不起巷第夫人先死薄葬小墳不作祠堂恭儉如此及薨有司奏議以武爲謚詔特賜謚曰忠侯

案史稱漢質厚少文然觀其恭儉如此則大文不是過矣范省特賜謚事

曹褒

曹褒爲城門校尉愍哀病徒親自省治醫藥麋粥

案褒魯國薛人從射聲校尉遷是職後為河內守有殊政

曹褒字叔通篤學常慕叔孫通為漢禮儀晝夜沉思寢則懷鉛筆行則誦文書當其念至忽忘所之

案褒承父充家學思制禮儀孝章勑褒撰定國憲成百五十篇後和帝即位太尉張酺等劾褒漢禮遂不行夫褒紬綿蕞之儀以成禮制且決以臆見雜以讖記其不足救崩壞明矣

朱祐

光武微時常與朱祐共買蜜合藥後追念之乃賜祐白蜜一石問何如長安時共買蜜乎

案祐本書作福避安帝諱也范書但言以有舊恩數蒙賞賚不詳

光武在長安時常與朱[?]祐共車而出

朱祐字仲先初上學長安時過朱祐祐常留上講竟乃談語及車駕幸祐家上謂祐曰主人得無去我講乎

案范作祐不時相勞苦而先升講舍較明白後祐為護軍謂世祖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則祐豈不知世祖者哉宜其親厚特殊爾

祐斬張成延岑敗走收所得盜茂陵武帝廟衣印綬

案范書但載收印綬九十七

祐自陳功薄而國大願受南陽五百户足矣上不許

案祐封高侯食邑七千三百户故辭

祭遵

祭遵奉公賞賜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布衣卧布被夫人裳不加綵

案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謚成侯亦稱祭征虜

公孫述遣兵救隗囂吳漢耿弇等悉奔還遵獨留屯汧詔書曰將軍連年拒難衆兵即却復獨按部功勞爛然

兵退無宿戒糧食不豫具令乃調度恐力不堪國家知將軍不易亦不遺力今送縑千匹以賜吏士

案征虜時方有疾獨留不却其真憂國奉公者耶世祖之褒賜當矣

祭遵為軍市令舍中兒犯法殺之上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上乃貰之以為刺奸將軍

案范同

祭遵薨博士范升上疏曰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

酒娛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為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爼豆

案范書全載升疏稱其好禮悅樂守死善道宜諭敘衆功詳案謚法以禮成之

遵喪至河南縣上還幸城門閱過遵喪車瞻望涕泣

案世祖愍遵殁尤甚夫鳥盡弓藏韓彭爼醢高祖不能保于生前而光武能恤于死後嗚呼仁矣但征虜以無子國除何不為繼絶綿祚也

帝遣校尉發騎士四百人被玄甲兜鍪兵車軍陳送遵葬

案范作朱輪客車小異

上數嗟嘆衛尉銚期見上感慟對曰陛下至仁哀念祭遵不已羣臣各懷慚懼也

蓋延

蓋延字巨卿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

案延漁陽要陽人范同

延定沛楚因齋戒祠高祖廟

案延以氣聞而初定數邑即能齋戒祠高廟有當萃渙之義是又深于學者

延上疏辭曰臣幸得受干戈誅逆虜奉職未稱久留天誅常恐汚辱名號不及等倫天下平定以後曾無尺寸可數不得預竹帛之編明詔深閔儆戒備具每事奉循詔命必不敢為國之憂也

案世祖以延輕敵深入數以書誡之故延上書如此

延圍劉永于睢陽夜梯其城入永驚懼走出魚門延追擊大破之斬其魯郡太守梁丘壽沛郡太守陳修

案范書魚門作東門則東門名魚也二守范皆不載其名

龎萌攻延延與戰破之詔書勞延曰龎萌一夜反畔相去不遠營壁不堅殆令人齒欲相撃而將軍有不可動之節吾甚美之

案范書萌襲敗延延走北渡泗水破舟檝壞津梁僅而得免與此大異續書則同本書當不誤耳

永初七年詔封延曾孫為盧亭侯

案范書作蘆亭

鮑昱

昱為泚陽長邑人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母詣獄自言年

七十餘惟有一子適新娶今繫獄當死長無種類涕泣求哀昱憐其言令將妻入獄止宿遂任身有子

案昱字文泉永之子有智謀能傳父學范但稱政化仁愛而已不載此事

時司徒例訟久者至數十年比例輕重非其事類錯雜難知昱奏定詞訟七卷決事都目八卷以齊同法令息過人訟也

案律例以定刑國之要政而錯雜難知輕重不一汚吏奸胥得以上下其手千古所同慨也昱奏定齊法其事甚鉅范闕之何與

光武二十三年太尉鮑昱兼衛尉

案昱以中元元年拜司隷校尉至肅宗建初四年始代牟融為太尉且大司馬改為太尉事在光武二十七年其二十三年并無此官不知何書傳誤若此

嚴光

嚴光字子陵耕于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

案光一名遵會稽餘姚人嚴先生高節清風足以激頑起懦范仲淹謂非光武不能遂子陵之高非子陵不能成光武之大得之矣

郇愷

郇恁字君大

案此見北堂書鈔署辟郇恁三字不知辟自何人范劉平傳有薦名士承宮郇恁語豈平所辟耶又范高士傳序載荀恁字君大閔仲叔同郡人惟郇作荀耳

逢萌

王莽居攝子宇諫莽而莽殺之逢萌謂其友人曰三綱絶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門而去

案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東門范作東都城門前書音義曰長安東都城北頭第一門也

逢萌被徵上道迷不知東西云朝所徵我者為聰明睿

智有益于政方向不知安能濟政即駕而歸

案范書大同文較簡潔子慶隱于新宜也及光武側席幽人正宜行義達道而甘與草木同腐亦士各有志乎

鄧讓

讓夫人光烈皇后姊也

案范書讓爲交阯牧岑彭遣使者陳國威德于是讓同六守一相皆遣人貢獻封爲列侯蓋順天者存非關椒房之戚也

陳俊

俊初調補曲陽長上曰欲與君為左右小縣何足貪乎

俊即拜解印綬上以為安集掾

案俊字子昭南陽西鄂人其得進身由宗室劉嘉薦也范不詳

建武二年俊攻匡城賊下四縣

案范書作攻匡賊即匡城賊也非姓

陳浮

二十三年詔書以祝阿益濟南國故徙浮封蘄春侯

案浮俊子也

耿弇

弇凡平城陽琅邪高密膠東東萊北海齊千乘濟南平原泰山臨淄等

案弇字伯昭茂陵人謚烈侯亦稱大耿弇攻張步盡平齊地功亦偉矣

張步直攻弇營與劉歆等會戰弇升正宮環臺望之

案范書環臺作壞臺

耿弇少好學習父業嘗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肄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凡所平郡三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

折

案弇父況嘗為朔調連率

平郡三十六范作四十六

耿弇曰吾攻西安臨淄不能救也所謂擊一而得二也

案時張步弟藍守西安與臨淄相去四十里諸將以為宜速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即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絶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也後果然此誤

耿弇與張步戰矢中弇眼以佩刀摧之左右無知者

案眼范作股為近

弁追張步步奔平壽乃肉袒附斧鑕于軍門而弁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

案范同左傳有三軍耳目在于旗鼓之語蓋以旗分則將有所統兵有所附截然不紊

本朝兵制旗以色分誠將兵之善制萬世不拔之規模也大耿樹旗十二以分郡人先得之矣十三郡即前

列城陽琅邪等

耿國

耿國字叔憲

案范書憲作慮誤國亦况子官至大司馬

耿恭

耿恭在疏勒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恭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衆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也

案恭乃國弟廣之子鮑昱以為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而見忤車騎終塡牢戶蔚宗所為喟然流涕也

匈奴攻金蒲城耿恭以毒藥傅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神箭其中創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虜中矢者視創皆

沸並大驚

案時恭為戊巳校尉屯金蒲城神道設教兵家尚之

耿恭字伯宗時始置西域都護戊巳校尉恭至即移檄烏孫示漢威德昆彌以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願遣子入侍

案范同昆彌所獻又有宣帝時所賜公主博具

耿恭為校尉居疏勒匈奴來攻城中穿井十五丈無水恭曰聞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而飛泉出今漢德神靈

豈有窮乎乃正衣冠向井拜為吏請禱有頃井泉濆出

案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故據之而匈奴于城下擁絕澗水非恭失策也忠誠泣鬼地靈為格禱井之神烜赫千古

恭既得水親自挽籠于是令士且勿飲先和泥塗城井揚示之

案本書序一時得水狂喜如畫范但稱揚水示虜而已

恭擊車師大破之車師太子比特訾降

案范書不載其名

耿氏自中興以後迄建安之末大將軍二人九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百人

案范云三世為將道家所忌而耿氏功名遂與漢興衰抑何盛也蓋以殺止殺所謂義戰者耶詩不云乎勝殷遏劉

劉茂

劉茂為郡門下掾赤眉攻太原茂負守孫福踰墻出藏地西門下空穴中擔穀給福及妻子百餘日福表為議

郎

案茂字子衛太原晉陽人茂之事主可謂忠矣孫福守也乃寄身空穴受殺活妻子而聽民蹂躪可乎范載獨行傳

孫咸

讖曰孫咸征狄今以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事咸以武名官以應圖讖

案命司馬而以讖決之則人主無權冢宰可不設矣

鄧奉

鄧奉拒光武爪里

案范書究有爪里津即此

伏湛

杜詩表云竊見大司徒伏惠公篤信好學秉節持重有不可奪

案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建武三年代鄧禹為大司徒後以事免故詩薦之但君前臣名無稱惠公理此本不知何據范全載詩表稱名不謚也

耿純

耿純率宗族歸光武時郡國多降邯鄲純恐宗家懷異心乃使訢宿歸燒宗家

盧舍上以問純純曰恐宗人賓客卒有不同故焚燒盧舍絕其反顧之望上大笑

案純鉅鹿宋子人純可謂赤心事漢矣燒宗家盧舍胆與識俱臻絕頂

王郎舉尊號欲收純純持節與從吏夜遁出城駐節道中詔取行者車馬得數十持歸宋子與從兄訢宿植俱詣上所在盧奴言王郎所反之狀

案世祖北至中山留純邯鄲會王郎反兵勢甚盛而純獨仗義歸漢其卓然之見真不可及盧奴地名

耿純字伯山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皆衣縑襜褕絳巾奉迎世祖世祖拜純為前將軍封耿鄉侯

案范同

臧宮

臧宮以城門校尉轉左郎將征武陵蠻

案宮潁川郟人此建武十九年事後宮與馬武欲攻匈奴帝詔謝之使雄心尚武者不敢復言兵范以為世祖意防弘深良然

杜林

杜林代張純為大司空務于無為

案林茂陵人杜子夏之子博洽多聞時稱通儒

杜林遷大司徒司直百寮知林以明德用甚敬憚之

案范書僚知林繫之林為侍御史時與此小異

杜林字伯山為侍御史先與鄭興同寓隴右乃薦之上徵興為大中大夫

光禄勲杜林與馬援鄉里親厚援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遣子持一匹馬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

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賔客望恩者多林父子食禄禄出常有盈今奉錢五萬援受之謂兒曰當以此為法杜伯山所以勝我也

案伯山廉而不激介而能和范不載

杜林拘于隗囂終不屈節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于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嘆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

案隗囂始敬待林以為且從師友之位今又欲殺之宜其敗則為賊也揚賢何人乃能假義士命與觸槐人爭烈矣范以為人之所助者順不亦信乎

林寄隗囂地終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

案范不載

林為東海王傅王以師故數加饋遺林不敢受常辭以道上稟假有餘苦以車重無所置之

案辭饋而以車重為名即奉錢酬馬意也伯山之學邃矣

時議郊祀制以為漢當祀堯林上疏曰臣聞營河雒以

為民刻肌膚以為刑封疆畫界以建諸侯井田什一以供國用三代之所同及至漢興因時宜趨世務省煩苛取實事不苟會高亢之論是以去土中之京師就關內之遠都除肉刑之重律用髡鉗之輕法郡縣不置世祿之家農人三十而取一政畢易行禮簡易從無有愚智思仰漢德樂承漢祀基業特起不因緣堯堯遠于漢民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悅諭后稷近于周民戶知之世據以興基由其祚本與漢異郊祀高帝誠從民望得萬

國之歡心天下福應莫大于此民奉種祀且猶世主不失先俗羣臣僉薦鯀考績不成九載乃殛宗廟至重衆心難違不可卒改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當尊用祖宗之故文章也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合于易之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義方軍師在外祭可且如元年郊祭故事

棊范志建武七年五月世祖詔三公曰漢當郊堯其與卿大夫博士議林時為侍御史上疏以為宜仍舊制以高帝配

上從之

陰睦

建武二年追尊貴人父睦為宣恩侯

案光烈后七歲失父故追尊之范闕

張況

況遷涿郡太守時年八十不任兵馬上疏乞身詔許之後詔問起居何如子歆對曰如故詔曰家人居不足贍且以一縣自養以況為長山闗長會赤眉攻闗城況出戰死上甚哀之

業況趙國襄國人張禹之祖也族姊為皇祖考夫人故光武呼為大舅見范張禹傳

後漢書補逸卷三